



理戈果
夜前節誕聖

新譯文叢刊

聖誕節前夜

果戈理著

鹿金譯

一九五五年・上海

新譯文叢刊

第 263 號

聖誕節前夜

定價二角七分

著 者	〔俄〕 果 戈 理
譯 者	鹿 金
出版者	平 明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印刷者	國 光 印 書 局
	(上海大沽路 363 弄 32 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這個魔鬼已經悄悄的爬到月亮旁邊……（見第五頁）

原書名 Christmas Eve
(Selected Russian Short Stories)
原著者 [俄] Nikolai Gogol
英譯者 A. E. Chamot
原出版者 Humphrey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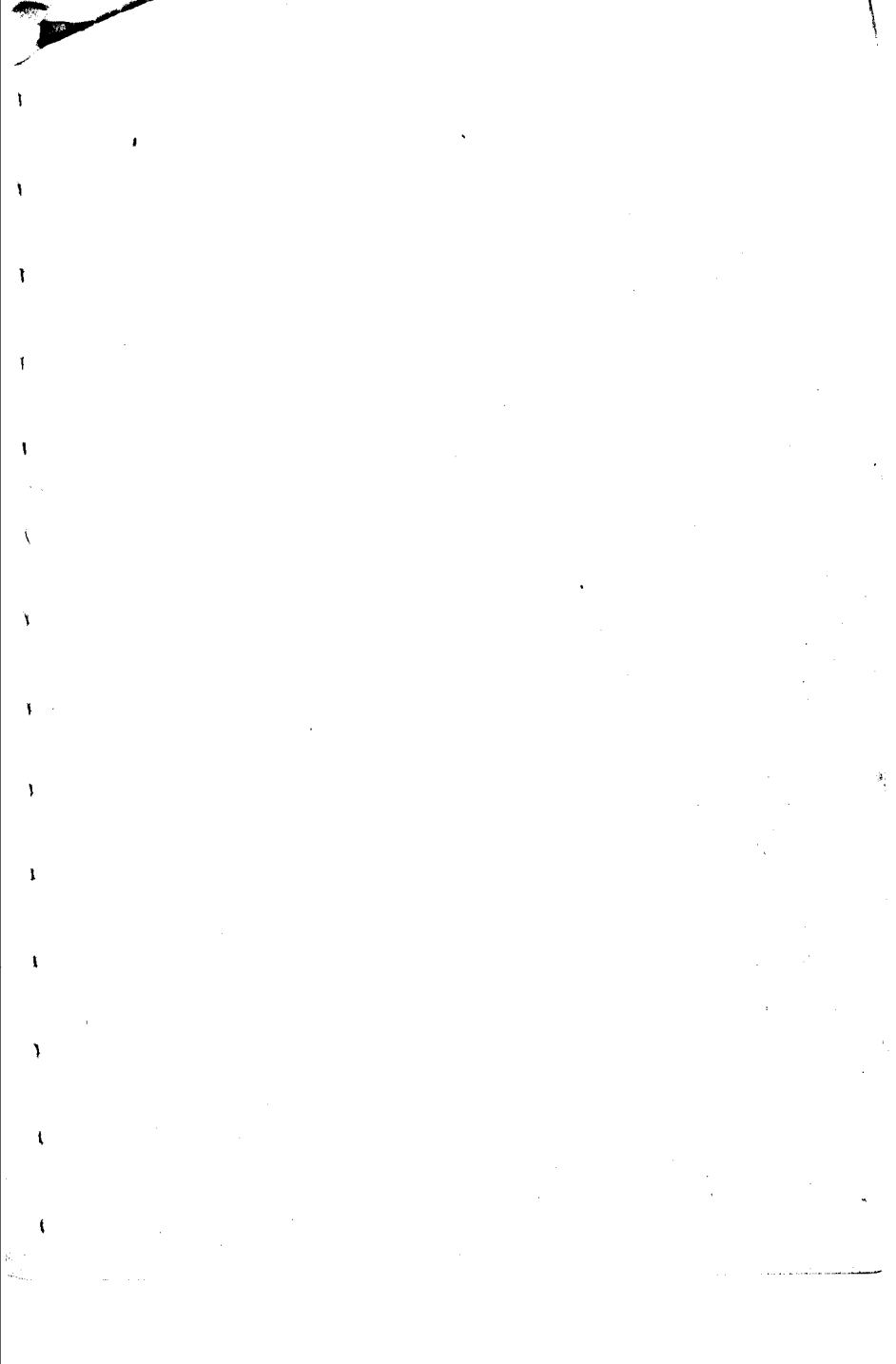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聖誕節前夜』是果戈理的早期作品。主人公瓦古拉是一個手藝高明的鐵匠，還畫得一手好畫。他愛上了美麗的姑娘奧克薩娜。聖誕節前夜，奧克薩娜當着許多女朋友說：只要瓦古拉弄到皇后穿的鞋子，她馬上嫁給他。瓦古拉機智的征服了魔鬼，飛到彼得堡去得到了她要的鞋子，又飛回來，在一夜中達到了目的。奧克薩娜又天真又純潔，並不愛慕虛榮。那句話不過開開玩笑罷了；所以，當她看到瓦古拉真的拿出一雙皇后穿的鞋子的時候，她就說即使他弄不到，她也願意嫁給他。作者在這個中篇裏歌頌了勞動人民的真摯的愛情。

整個故事充滿了幻想和抒情詩的情調，但是又生動和真實的反映出小俄羅斯的鄉村生活，好像是一幅色彩鮮豔的圖畫。



聖誕節前夜



聖誕節的前一天，白天已經過去。明亮的冬夜來了，星星開始閃爍，莊嚴的月亮升上了天空，把光明送給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們，於是，每個人都會跟那些挨戶歌唱讚美基督的頌歌的音樂隊一起歡欣作樂。天氣比早晨冷得多，可是非常寧靜。皮靴踩在雪地上的沙沙的聲音在半俄里外也聽得到。到眼前為止，一幢幢木屋的窗子下，一隊孩子也沒有出現，只有月光悄悄的溜進窗去，好像在邀請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快跑到沙沙的雪地上來。有一幢木屋的煙囪裏冒出了一陣黑煙，向天空升去，緊跟着那陣黑煙，一個女巫騎在掃帚柄上飛出來了。

要是當時索羅慶采的陪審官戴着槍騎兵戴的那種羊皮帽，穿着黑紫羔滾邊的藍布面羊皮襖，手裏拿着一根用來督促車夫的、皮條編成的可怕的鞭子，坐在一輛套着本地驛馬的三馬馬車裏經過那兒——要是他經過那兒，他當然會看到她，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女巫逃得過這個索羅慶采的陪審官的眼睛。他知道每一個主婦餵養的母豬生了幾頭乳豬，她們箱子裏到底有多少麻布，還知道在一個節日裏，某一個浪子會在酒店裏押掉多少衣服或

者多少器具什物。可是索羅慶采的陪審官並沒有經過那裏，他幹嗎要經過呢？——他在自己的那個區裏要幹的事情已經夠多了。這時候，那個女巫已經飛遠了，她已經飛得那麼高，看上去活像天空中的一個小黑點兒。可是不管什麼地方只要有那個小黑點一出現，星星就一顆接一顆的不見了。女巫很快的揀了滿滿一袖子的星星。只留下三四顆在天空中閃爍放光。接着，從對面的天空中，突然出現了另一個黑點；它愈來愈大，也愈來愈長，很快的不再成爲一個黑點了。一個近視眼的人即使把長官老爺的馬車輪子當作眼鏡架在他自己的鼻子上，也看不清楚那是甚麼東西。從前面看上去，它活像一個日耳曼人①，長着一個老是伸來伸去，碰到每一樣東西都要嗅一下的感覺敏銳的鼻子；這鼻子就像豬鼻子，鼻尖又平又圓像一個銅子。他的兩條腿是這麼瘦，要是耶立斯科夫村村長有這兩條腿的話，他第一次跳哥薩克舞，就準會把他的腿折斷。可是從後面看上去，他却像一個穿着制服的州裏的辯護人，因為他夾着一條又長又尖的尾巴正像現代制服背後的下襠。也許只有他的山羊鬍子，他頭上的兩隻突出的小角和他的不比打掃煙囪的人來得白的身子才顯出他既不是一個日耳曼人，也不是一個州裏的辯護人，而是一個普通的魔鬼，他只能夠在這個幸福的世界上游蕩這最後的一夜，來教唆善良的人們犯罪。明天早晨，教堂裏的第一

① 這是一個給一切外國人的名稱。

下晨禱的鐘聲一響，他馬上就會兩腿夾着尾巴，連頭都不敢回的逃到巢穴裏去了。

這時候，這個魔鬼已經悄悄的爬到月亮旁邊，伸出了一隻手去抓；他很快的把手縮回來，好像被灼痛了似的，他吮吸着他的手指，兩腳亂跳，接着跑到月亮的另一邊去，可是他又縮回手，跳開去。這個狡猾的魔鬼儘管失敗了好多次，可是並不死心。他突然跑上前去，用兩手抓住了月亮，齜牙咧嘴的用嘴吹着氣，不斷把月亮從一隻手扔到另一隻手裏，好像一個拿着燒紅的煤塊來點短煙袋的莊稼漢。末了，他匆匆的把月亮塞進自己的袋子，好像沒有發生甚麼事情似的，又往前跑了。

狄亢加村裏，沒有一個人聽到魔鬼偷月亮這回事。不錯，當地方上的文書在酒店裏手脚並用的爬出來的時候，他看到月亮無緣無故在天空裏跳呀蹣的，他還對全村的人賭咒發誓說，事情的確是這樣，可是當地的人們全只是搖搖頭，笑他。到底是甚麼事情惹得那個魔鬼冒着危險幹下這麼一樁不法的勾當呢？是這麼一回事：他知道了那個有錢的哥薩克大爺秋卜受到合唱指揮的邀請去吃『科特耶』^①，並且會會鄰村的村長（合唱指揮的一個穿藍衣服的親戚，能夠唱最低的低音，他會從主教的唱詩班那裏趕來的）哥薩克大爺斯弗別戈茲以及其他的人們。除了飯以外，還少不了有潘趣酒^②、番紅花伏特加酒以及各

① 科特耶——一種在聖誕節前夜所吃的麥糊，加有蜜糖、葡萄乾和香料。

種各樣的食物。秋卜一走，他的女兒，村子裏的美人，就獨自個兒留在家裏了。這一來，那個鐵匠，一個結實、強壯、甚麼都能夠幹的年輕小伙子，準會來找她。然而，那個魔鬼憎恨鐵匠比憎恨孔屈埃特神父的說教還要厲害。鐵匠在空閒的時候老是用繪畫來打發他的時光，附近一帶的人們都一致認為他是最好的畫家。連當時身體還很好的哥薩克騎兵中隊長連——柯也請他到波爾塔瓦去漆屋子周圍的柵欄。狄亢加村裏的哥薩克人們吃甜菜根湯用的碗上的花全是鐵匠畫的。他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人並且時常畫聖徒像。你現在還能夠在T——的教堂裏看到他所畫的傳福音者，聖路加的肖像；但是他在藝術上的主要成就是他所畫的那幅嵌在禮拜堂右邊門口的牆上的木板上的圖畫，畫的是在最後審判日的聖彼得；彼得手裏拿着鑰匙，正在把罪惡的靈魂從地獄裏趕出來；畫上的那個驚慌的魔鬼預料到自己的毀滅，正在躲東躲西的逃避，那些被關在地獄裏的以往的罪人拿着鞭子、木塊或者隨手抓到的東西在打他，把他趕得逃來逃去。當那個畫家在一塊大木板上畫這幅畫的時候，魔鬼用盡了一切方法來擾亂他。那畫家在工作的時候，魔鬼推他的胳膊，並且還從鍛冶場的鎔爐裏拿出灰燼來洒在他的畫上；可是儘管魔鬼用盡了一切方法，這幅畫還是完成了，並且送到教堂裏去嵌在右邊門口的牆上了；從那時候起，魔鬼就起誓，

○ 潘趣酒——一種檸檬汁、糖和葡萄酒的混合飲料。

非找鐵匠報仇洩恨不可。

他只剩下這一夜可以留在世界上游蕩了，可是就在這個夜裏，他想設法報復鐵匠侮辱他的仇恨。他估計到老秋卜的懶惰和要他出門的困難，這就是他爲甚麼決定要偷月亮的理由。上合唱指揮家去的路相當長，並且還是一條荒僻的路，要經過磨坊、墳場，還要繞過一個深坑。在一個月明的夜晚，芬芳的潘趣酒跟番紅花伏特加酒也許還能夠引誘秋卜出門。可是在這樣一個黑夜裏，隨便甚麼人也不可能引誘他撇下溫暖的爐火，離開他的屋子了。鐵匠跟他鬧翻好久了，要是老頭兒在家，不管鐵匠的力氣有多麼大，也不敢去找他女兒的。

魔鬼剛把月亮藏進袋子，全世界就一下子變得非常黑暗，有些人連上酒店去也不敢了，更不用說上合唱指揮家去了。女巫一發覺自己在黑暗裏，就尖聲叫了起來。魔鬼裝出討好的樣子向她那邊飛奔過去，抓住了她的胳膊，開始湊着她的耳朵低聲說起話來，說的全是通常湊着娘兒們的耳朵低聲說的那一套。

世界上的事情安排得真妙！那些住在世界上的人老是在學別人的樣子。有一個時期，只有密爾格拉德的法官跟市長才在冬天穿着呢面的皮襖走來走去，其他的人們穿的只是普通的羊皮面的大襖；現在，連陪審官跟小公務員們也已經大胆的穿起嶄新的上等羔皮

呢面襖來了。三年以前，秘書跟書記也買起六十個戈貝克一阿爾申^①的中國藍布來了。教堂裏的打雜的也買起預備在夏天穿的紫花布燈籠袴，和條子毛絲布背心來了。簡單的說，每個人都在向比他地位高的人學。要到甚麼時候人們才會不慕虛榮啊！你可以安心的打賭，還有許多人會對魔鬼也受着虛榮心的擺佈感到奇怪哪。可是最奇怪的是，他顯然還自以爲生得漂亮，儘管他生着那麼一副人們不屑一顧的模樣兒。他的醜陋的臉蛋，就像福瑪·格利高理維奇所說的，是討人厭的東西當中最討人厭的東西，可是儘管這樣，他還從來不會錯過一次調情的機會！

再說，天空中和大地上都變得這麼黑暗，接下來發生甚麼事情都不見了。

『這麼說，親家^②，你還沒有看到過合唱指揮的新屋子囉？』哥薩克大爺秋卜在走出門口的時候，對一個身材瘦長、穿羊皮短襖的莊稼漢說。他長一着臉又短又硬的鬍鬚，這就是說，他已經有十多天沒有用那小片破鐮刀刮臉了，莊稼漢們是一向用一小片破鐮刀而

① 阿爾申——二十八吋。

② 親家——兩個人作同一個小孩的教父，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與該小孩的父母的關係就叫親家。也用來稱呼朋友跟相識的人。

不是用剃刀來刮鬍鬚的。『今兒晚上，準可以痛飲一場啦，』秋卜裝出一臉笑意接着說下去。『我們得留神別去得太晚。』

秋卜一邊說，一邊把皮帶緊緊的束在他身上的長皮襖外邊，把帽子緊緊的按在頭上，然後把鞭子抓在手裏。惱人的惡狗一見這條鞭子全會嚇得心驚膽戰。接着他向上望了一望，就站住了：

『怎麼啦——？你瞧，你瞧，派納斯！』

『甚麼事啊？』他的親家一邊說，一邊也就向上望了。

『還說甚麼事哪！月亮沒有啦！』

『到底怎麼啦——？真的，月亮沒有啦。』

『真是這麼一回事，月亮沒有啦，』秋卜說，他語氣裏有點埋怨他的朋友對這件事不應該這麼不關心。『我還以為你不要月亮呢？』

『我有甚麼辦法呢？』

秋卜一邊用袖口擦擦自己的鬍鬚，一邊接着說下去，『非整一整這魔鬼不可！但願他在早晨永遠喝不到一杯伏特加酒，這條狗！好像這樁事是專跟我們在搗蛋似的。我剛才坐在屋子裏，望到窗外去——一個可愛的夜晚，亮得很，白雪在月光下閃閃放光，你能夠

像在白天一樣的看到一切。我們剛跨出門，外邊已經黑得像柏油了。但願又乾又硬的蕎麥麵包皮繃掉他的牙齒！」

秋卜一邊嘀咕着咒罵了好久，一邊在想到底怎麼辦最好。他是巴不得到合唱指揮的屋子裏去聊天的，毫無疑問，村長、低音歌唱家、煉焦油的人密基達已經在那兒了。密基達每兩個星期到波爾塔瓦去趕集一次，他還能夠講種種滑稽的故事，使密爾格拉德的所有善良的人聽了都忍不住捧腹大笑。在秋卜的心目中，潘趣酒已經擱在桌子上了。這一切都是非常叫人動心的，可是一看到黑暗，他就變得懶惰起來，所有的哥薩克人都是非常懶惰的。他想，要是現在蹣着兩條腿，躺在炕上，啣着短煙袋，迷迷糊糊的聽成羣結隊的小伙子跟小姑娘們走到窗前來唱聖誕頌歌以及其他的歌，那真是多麼舒服啊！要是他一個人，他當然早就決定就在家裏了；因為是兩個人，在黑暗裏行走就不那麼沉悶或者危險，並且他也不願意在別人的面前露出胆小或者懶惰的樣子來。他不咒罵了，轉過身來對着他的朋友。

「我說，親家，月亮沒有啦。」

「沒有啦。」

「這真奇怪！給我一撮鼻煙吧。你的鼻煙挺不錯，親家。你是打哪兒弄來的呀？」

『啊，還說好哪，簡直糟透啦！』他的朋友一邊說，一邊關上鼻煙盒，這隻煙盒是用樟樹皮製成的，盒上雕着圖案。『即使母雞嗅了也不會打噴嚏。』

『我記得，』秋卜接着說，『客店裏的老掌櫃佐佐拉（他現在已經死了），有一次打納采恩給我帶來了一點鼻煙。那才真叫鼻煙哪！上好的鼻煙！喂，老朋友，我們怎麼辦呢？這是一個非常黑暗的晚上。』

『哦，也許最好還是就在家裏吧，』親家一邊說，一邊抓住門上的把手。

要是他的朋友不說這句話，秋卜非常可能會決定就在家裏，可是現在却好像有東西逼着他非說相反的話不可似的。『不，我的朋友，讓我們走！我們不能就這麼不去了，我們非走不可。』

他話一出口，自己已經在後悔了。他發覺在這樣一個晚上跑出門去是一樁很不愉快的事，可是他想出念頭來安慰自己，他想這是他自己挑的，跟人家勸他幹的恰恰相反。

他朋友的臉上沒有一絲一毫苦惱的神色。他看上去好像把就在家裏和跑出門去當作一回事；他用手裏拿着的一根粗大的手杖搔搔自己的肩膀，接着向四周望了一下。於是，這兩個老朋友就動身了。

現在，讓我們來瞧一瞧，那個美麗的姑娘獨自個兒就在家裏幹些甚麼事吧。

奧克薩娜還沒滿十七歲，全村的人——從狄亢加村的這一頭到那一頭——就已經在紛紛談論着她了。所有的年輕小伙子都異口同聲說，村子裏以前從沒有這樣一個姑娘，現在也挑不出一個同樣的來；奧克薩娜聽到了那些話，並且完全明白那是在說她，她也像一般美人那樣反覆無常。要是她穿的不是莊稼人穿的裙子和圍裙，而是大家閨秀穿的那種長斗篷，她準會把使女們全都趕掉。小伙子們成羣結隊的追求她，可是末了，他們終於不耐煩了，一個個離開了這個反覆無常的美人，把目標轉移到其他不像她那麼恃寵而驕的姑娘們的身上去。只有那鐵匠生性固執，始終不變的向她求愛，儘管她對他一點也不見得比對其他那班人來得好。奧克薩娜的爸爸出去了好一會兒了，她一直在打扮，對着一面錫框鑲嵌的小鏡子站着，轉來轉去，裝出各種各樣的姿勢。她不禁顧影自憐起來了。

『人們在說我漂亮的時候，到底在想些甚麼呀？』她用滿不在乎的聲氣自言自語說。『全是鬼話，我一點也不漂亮！』

但是，她看到在鏡子裏反映出來的那張嬌艷、活潑、簡直像孩子似的臉蛋，那雙明亮的黑眼睛和漂亮得無法形容的、銷魂蕩魄的微笑，全對她表明了事實和她所說的正相反。

『難道我的黑眉毛、黑眼睛這麼漂亮嗎？』這個年輕的美人兒還望着鏡子接着說下